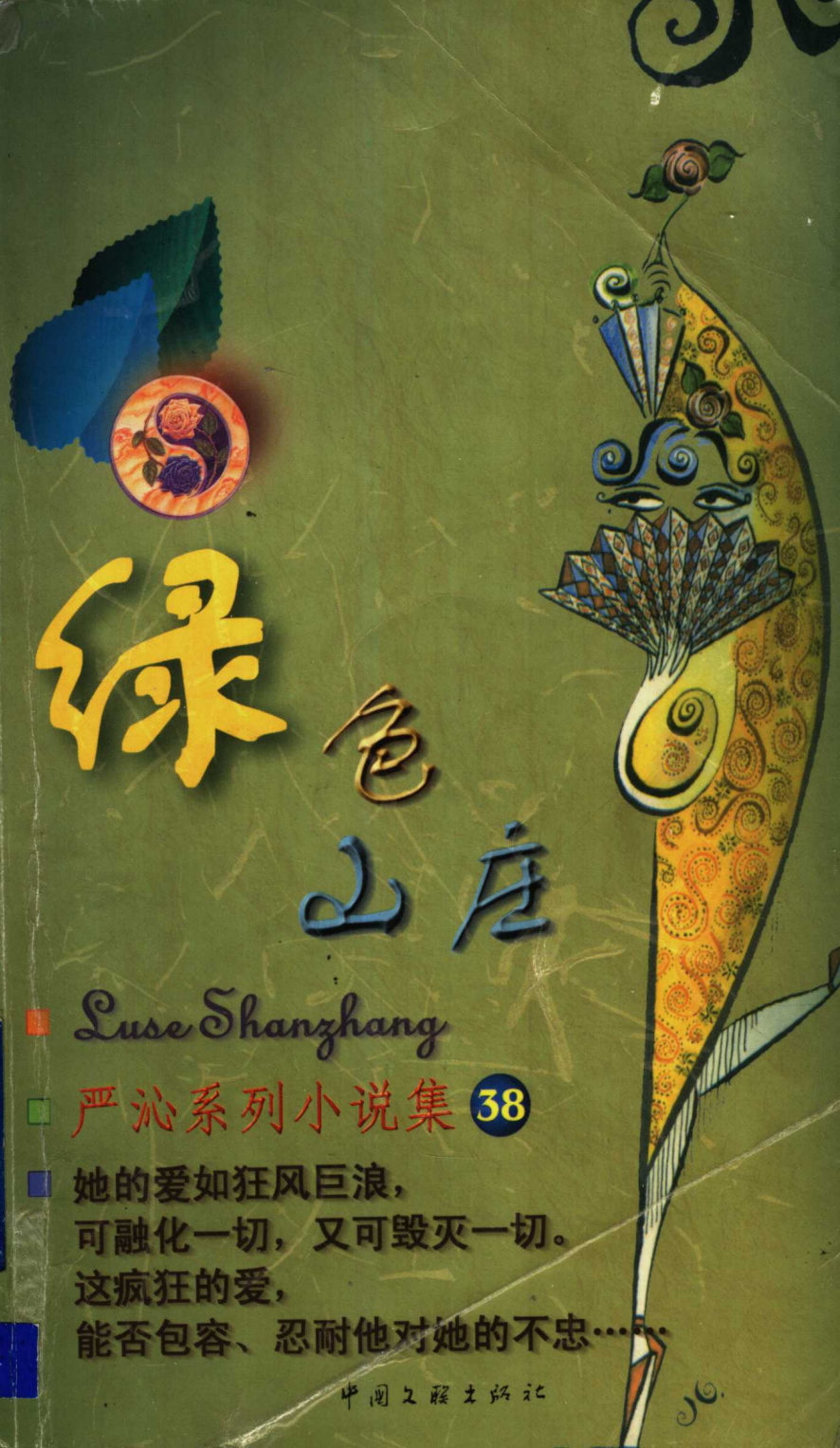




绿色山庄

■ Luse Shanzhang

■ 严沁系列小说集 38

■ 她的爱如狂风巨浪，
可融化一切，又可毁灭一切。
这疯狂的爱，
能否包容、忍耐他对她的不忠……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严沁系列小说集

38

绿色
色
山
庄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绿色山庄/严沁著. —北京:中国文联出版社,1999. 1

(严沁系列小说集)

ISBN 7—5059—3249—7

I. 绿… II. 严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 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8)第 37562 号

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章图字:00873

书 名	严沁系列小说集
作 者	严沁 (香港)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社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社发行部
地 址	北京市农展馆南里 10 号 (100026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吴若竹
责任校对	宋小燕 荣荣
责任印制	董 华
排 版	今日视点文化事务发展中心
印 刷	肇庆新华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850×1168 1/32
字 数	8500 千字
印 张	430
插 页	100 页
版 次	1999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1—5000 册
书 号	ISBN 7—5059—3249—7/I·2459
全套定价	730.00 元 (15.80 元)

—

十一月初，台北的最高学府台大，已弥漫着一抹淡淡的秋意，刚开学第一天，同学们匆忙穿梭在校园，椰林下，操场上，傅园里，教室内外都是人，然而，总觉得不及夏天热闹，或者是经过一个长长的暑假后有些陌生，或者是那阴沉、有雨意的天气，或者是榕树下的几片落叶，让人的心里仿佛若有所失。

升了级，高了一班，在人生的旅途上又迈进了一步，然而，这些年轻人脸上并没有显著的欣喜。成长，虽是一件兴奋的事，现实冷酷的社会，已在这一代早熟的年轻人身上投下阴影。虽没有毕业即失业那么严重，至少，在心理上有重荷、有负担，毕竟有钱有势、令儿女一无所挂的父母是那么少——何况，有时财势也解脱不了精神上的重压呢！

文学院里，外文系二年级的教室已坐了许多同学，有的在谈天，有的在看书，还没正式上课，显得有些散漫。最靠里面的角落里，两个女孩子正在聊天，她们看上去有显著的不同，然而，她们谈得很开心，很融洽，是一对很要好的朋友。

“我知道，暑假你一定躲在家里练琴，是吗？黎

瑾！”说话的女孩子衣着朴素，大方自然，韵味天生。

“不练琴做什么？”黎瑾说。她是个有十足古典气质的女孩，非常美，眉梢眼角透出一股傲气。“我又从不出门，你呢？亦筑。”

“做了三个中学生的家庭教师，虽然很辛苦，但赚足了我和弟弟这学期的费用。”方亦筑扬一扬头，颇为骄傲地笑笑。

黎瑾没说话，她是无法了解亦筑的感觉。她生在富裕的家庭，“钱”这个字对她没有任何概念。

“我学生的家长拼命挽留我继续做下去，但是开学了，我无法分心，否则功课怎么办？”亦筑继续说，“我不能因小失大，毕了业有前途才是真的！”

“你真是，上学期全系又是你第一，还口口声声担心功课，你想做状元？”黎瑾打趣。她说话轻声细语，斯文秀气，和她古典美的外型十分配合。

“状元？”亦筑笑起来。她很含蓄，很有教养，和黎瑾完全不同典型，给人一种舒服的感觉。“我只想读好书，找份好工作，帮助弟弟读完大学，或者让他深造，你知道我家情形，我父亲是没有能力的。”

“你呀——”黎瑾才说两个字，忽然顿住了。

教室门口潇潇洒洒走进一个高大英俊的陌生男孩，他脸上带着浅笑，锐利的黑眼睛迅速在同学脸上一转，完全不因为生疏的环境而有所不安。谈天的、看书的同学都停止下来，怔怔地注视这陌生人，他来是太突然，像一枚炸弹突然投入不设防的地区，他是谁？从来没有人见过他，莫非他走错了教室？

“我是雷文，”男孩子大方地自我介绍，他的声音很

开朗、很温柔，仿佛有磁力，“新转学来的插班生。”

教室里立刻起了一阵低声的议论。新来了一个漂亮的转学生，无论如何，不会是件坏事，何况他的浅笑、他的大方、他的开朗，已赢得了许多女孩子的好感。班代表起身简单表示欢迎，雷文致谢后，在最后排找一个位置坐下来。

谈天的、看书的又重新开始。黎瑾讪讪地，有些不自然地把视线再回到亦筑脸上。

“这个人有点油腔滑调。”她脸上有丝微愠。

“未必，我们不认识他怎能妄下断语？”亦筑摇摇头，“一个人处在陌生环境有时难免要伪装自己。”

“是吗？”黎瑾不置可否。

教授进来，大家结束散漫的情绪。其实，教授来也只是开场白，今天是不可能上课的。

就这么教授来来往往，大半天的时间过去了，排课表上已没有课，同学们开始纷纷离去。

黎瑾看看表，匆匆站起来，抱起一叠新书，说：“我得走了，接我的车子已经来了，哥哥会等得不耐烦，明天见。”说完急急忙忙地就走了。

亦筑微微笑一下，慢慢把摊开的书一本本堆在一起，抬起头，发觉同学已走光，只有那个新来的雷文还坐在那儿抄功课表，一副入神的样子，在下意识里，她不禁多看了他几眼。

他的侧面像正面一样吸引人，漂亮的脸上，有一种似乎是纯真的孩子气——无论如何，这与亦筑有什么关系呢？他是雷文，新来的转学生，亦筑，别发傻了，现在赶回家，还可以帮妈妈做点家事哩。

亦筑抱起书，开始向外走，走了两步，坐在那儿的雷文忽然高声叫起来。

“喂——别走，等我一下！”他说。

亦筑惊讶地回头，发觉他连头都没抬起来。

“我就好了，我们可以一起走，你——”雷文停下笔，抬起头，呆了，他没想到被自己叫住的人，竟是个飘逸的女孩。

“你——”他张大着嘴，那股孩子气更重。

“我是方亦筑，是你叫住我的。”亦筑大方地笑笑，“你写吧，我等你。”

“我——以为你是男同学，”雷文也笑了，他笑起来很好看，露出一排整齐的雪白牙齿，给人一种健康的、愉快的感觉，“很冒失，对不起！”

“男的女的有什么不同？你不像个愚腐的人，怎么说这种话？”亦筑说。

“我怕你介意。”他站起来，好高，比她高一个头，“我好了，走吧！”

他们一起走出教室，天上的阴霾愈来愈重，似乎大雨就快落下来。

“我很奇怪，你为什么要留下我——或任何人？你在陌生的教室怕吗？”亦筑问。

“不，我不是怕陌生的教室，而是怕孤独和没有朋友，”雷文摇摇头，黑黑的锐利眼睛盯着亦筑，“我觉得孤独是世界上最残忍的事。”

亦筑笑一笑，自然的风韵流露嘴角。

走完长长的柏油路，出了校门，她站住了。

“你的话和你的脸一样孩子气！”她说。

雷文呆一呆，亦筑挥挥手，飘逸地向路的一端走去，修长、柔美的身材，不曾被朴素的衣服所掩，那一头短发，给人平实、亲切的感觉。他下意识地追上两步，叫：“等我，方亦筑！”

“为什么？你要跟我回家？或者要我送你？”亦筑忍不住笑，他实在太孩子气。

“不，我也走这条路，作个伴，有个人聊天也不至于寂寞。”他说。

“你满口寂寞、孤独，告诉你，我们走在一起被人看到，明天就谣言满天飞了！”她说道。

“怕什么？谣言终归是谣言。”他走在她身旁，“你刚才还洒脱得很，怎么现在又小心眼了？”

“什么洒脱？世界上谁能真洒脱？”她嘲弄地。她似乎忘了，他们才相识不久。“我常想，等我有学问了、有钱了，就必能洒脱，但看见那些学者、那些富翁，他们不正被学问、金钱所捆绑，怎么洒脱得起来？我又想，或者我一无所知、一无所有时，必能洒脱，但——那时我恐怕又不明白洒脱是何物，人又矛盾，又患得患失，又贪心，又虚荣，真正洒脱的，没有！”

“一句话引来你那么多牢骚，看来你对社会、对自己充满了不满的情绪。”他好奇地看她。

“我不敢不满社会，因为我自量无力改造它，也不愿不满自己，人都有缺点，我努力去克服它，要兢兢业业走我的路，没什么可不满意的，对吗？”亦筑扬一扬头。

雷文深思地看着她，态度严肃了许多。

“很少女孩子像你，你令我惊奇。”他慢慢说。

“我很平凡，而且安于平凡，如此而已。”她站住

了。

“你的话很有哲学味，”他点头，“看来我苦读一年，转来T大的工夫没有白费。”

“什么意思？这两句话有关系吗？”她歪着头，有浓浓的少女纯真气息。

“当然，”他认真地，“我原来的学校，同学玩风太重，读书风气不好，更不会有你这样的人。”

“我？”她疑惑地拉长了声音。

“走吧，站在这儿做什么？”他自然地拉拉她，“无论如何，我高兴能认识你。”

“对不起，我要转弯了，”她俏皮地笑，“我们仍同路吗？”

“哦！”他退后一步，挥挥手，“明天见。”

亦筑说再见，转身走开。雷文默默地注视着她的背影，直到再看不见她。

晚饭后，亦筑忙着洗碗，擦桌子，做一些善后的小事，昏黄的灯光下，她的脸上一片安详。

这是一幢政府配给的日式平房，年代久了，看起来又旧又简陋。小客厅中有几张藤椅和一张饭桌，客厅右边有两间房，前一间是亦筑父母的卧室。后一间为亦筑和亦恺姐弟占据着，屋中间垂着一幅布帘，两边各有一张床和书橱。客厅左边是厨房和厕所，前面是用竹篱笆围着小小的院子。这里没有豪华的享受，却有着亲情，这里没有美丽的装饰，却有爱。

方秉谦坐在藤椅上看报，一圈圈的烟雾围绕在他四周，他是个安贫乐道的公务员，一生中行事方正，从不越轨，所以他不曾发达，却也不会出纰漏。淑宁——亦

筑的母亲坐在另一边，亦恺正在替她轻轻捶背，她是个旧式的妇人，安分守己，相夫教子，年轻时为丈夫，中年后为子女，她的黄金年华已逝，只留得额头的风霜，她从不怨什么。方家，虽然穷一点，但夫贤子孝，还有什么不满？惟一遗憾的，是操劳的结果，她患了风湿，尤其在这要命的阴雨天，她就更像部陈旧乏力的机器了。

“舒服些了吗？妈。”亦恺问。

“好些了，”淑宁说，“累了吧？亦恺，等亦筑做好厨房的事，你们姐弟俩一起去做功课。”

“不累，妈，”亦恺是一个用功的高二学生，老实而善良。“刚开学，没什么功课。”

“没什么功课也该温温书，”淑宁正色地说，“多跟亦筑学点，我的风湿老毛病，用不着你再捶。”

“怎么样？”亦筑洗好碗筷从厨房中出来，“亦恺累了，是吧！换我来。”

“不，”淑宁推开亦筑的手，“我已经不痛了，帮亦恺进去做功课吧！”

姐弟俩对望一眼，无可奈何地退回房里。

“姐，”亦恺坐在书桌前，拉开了屋中间的布帘，“今天学校分组，我选了甲组，预备将来考医学院或理学院。”

“好，男孩子应读甲组，但最重要的是有没有兴趣。”亦筑打开一本英文书。

“我倒无所谓，乙组文科我也喜欢，”亦恺天真地，“只是读医科将来可使爸和妈妈身体好些。”

“没问题，还有两年我就毕业，正好你考大学，我

做事了一定可以供你读完医科，甚至出国。”亦筑微笑一下。

“那你呢？姐，你不想出国深造？”亦恺关心地。

“我是女孩子，读的又是文科，出不出国都无所谓。”亦筑说，脸上有股强压制下去的某种情绪，“爸老了，薪水又不多，我该帮忙的。”

“姐，我——”

“别说了，把明天要上的课温习一遍，今天早点睡，”亦筑阻止他，“高二的功课是很忙的。”

亦恺温顺地拿起书本。他一向听姐姐的话，亦筑说什么就是什么，但这次——亦筑要去做事供他出国，他却不赞成了，但这不赞成，只摆在心里。

屋子里安静下来，亦筑却无法像往常一样把全部精神放在书本上。她心里有点乱，倒不全是为了刚才和亦恺的对话，她早已决定做事来供弟弟读书的，这不会扰乱她，是什么？怎么她总是心慌慌的？

她强迫自己去记那生涩的英文字母，背来背去，一点都不顺利，往日的好记忆仿佛已离开她，什么事使她变成这样？她开始从早晨第一件事想起——早餐后去学校，抄了功课表又和黎瑾聊天，后来雷文来了——是了，雷文，她心中波动起来，是雷文扰乱了她的，是他——但，他怎能扰乱她？他们才相识一天。

她有些懊恼，怎么可能被男孩子扰乱？进入T大，她曾发誓不沾感情上的事，一心用功为前途、为弟弟、为家庭。不少男孩追求过她，但她从来不曾动心，这个雷文，他并未追求她，为何她竟心神不宁了？怎么回事？

她咬着唇，极力想从紊乱中自拔，雷文的影子反而更鲜明了。无可否认，他是个出色的男孩，他漂亮，高大，开朗又大方，还有那令人亲切的孩子气，他是那种在一群人中，一眼就能够吸住别人眼睛的男孩，但——吸引了她又如何？她不愿也不能动感情，女孩子最怕碰到这种事，一旦感情上响警钟，将失去对任何事的奋斗。

她偷偷看一眼正在用功的弟弟，亦恺那副聚精会神的模样，那种对前途充满希望的脸映入她眼帘，她咬一咬牙，强硬的压抑了心中波动，这是她惟一最亲爱的弟弟，她不能使他失望。

“姐，你看着我我在想什么？”亦恺忽然转头问。

“我——没想什么，”她掩饰地站起来，“我想去跟妈妈聊聊天，你继续温书吧！”

匆匆走到客厅，父亲秉谦已回房休息，只有淑宁靠在椅子上若有所思。

“妈，怎么还不睡？”亦筑坐在淑宁身边。

“还早，我等你们，亦恺恐怕会肚饿，我想给他煮点粥，发育中的孩子总特别好吃的。”淑宁说。

“他还在看书，人累了一天先去吧，我替他弄。”亦筑关怀地说。

“我不累，做点家事有什么累的，何况你帮忙了不少。”淑宁笑着说，“你看完书了吗？”

“看不下，”亦筑耸耸肩，无奈地，“大概是暑假太长，懒成习惯了。”

淑宁看着女儿，脸上的神色有点怪，似乎欲言又止。

“妈，你有什么话要告诉我，对吗？”亦筑问。

“也没有什么事，女儿大了，做妈妈的总得关心，”淑宁平静地说，“都大二了，从来没有见你提过男朋友的事，也没有男孩子来找过你，亦筑，是怎么回事？”

亦筑的脸突然红了，好像被发现了什么秘密一样。她出来聊天是为了不愿想雷文的事，谁知妈妈竟提起了男朋友，看来，要来的事避都避不开的。

“有没有？怎么不说话？”淑宁再说，“我不拦你交朋友，但希望你带回家来。”

“妈，别提这事，我才刚二十岁，并不算老呀！”亦筑爱撒娇的，“你急着要把我嫁出去啊？”

“我说正经的，亦筑！”淑宁看穿了女儿的掩饰。

“妈，”亦筑脸上神色严肃起来，“我没有男朋友，也不想要！”

“这是什么话？学问虽然重要，但是一个女孩子，总要找归宿的，”淑宁的大道理来了，“你不能抱着满肚子学问做老小姐啊！”

“你不懂，妈，”亦筑摇摇头，“我倒并不是想多么有学问，女孩子大学毕业也就够了，找归宿，未免太早，现在普通女孩都过了二十五岁以后才结婚。”

“二十五岁？你知道我二十五岁时已生了你！”淑宁说。

“时代不同了。”亦筑笑一笑。妈妈什么都好，就是有时会坚持她的旧式思想。“妈，亦恺要读医科，一个像他那么优秀的男孩，有机会最好让他深造，再说方家只有这么一个男孩，怎么能不尽力培养他？”

淑宁呆一呆，亦筑继续说：“我们家没有积蓄，爸

的新也只够家用，我想毕业后找个工作做几年存点钱，正好可给亦恺深造，那时再找归宿也不迟，对吗？”

“对是对，只是你——”淑宁有点犹豫。

“我怎样？妈，别担心，这不是件严重的事，何况——”她想起雷文，脸上下意识地浮上一抹红晕，“婚姻的事可遇不可求，或者，我明天就能碰到个意中人呢！”

“说笑话，”淑宁拍拍女儿，“哪有那么快的事？我可不相信什么一见钟情的话！”

“不是相不相信，妈，爱情要来时，无声无息就来了，是无从捉摸的！”亦筑笑着说道。

“别说这些，我可不懂。”淑宁也笑。

灯光下，洋溢着一片和乐的气氛、一抹温暖的亲情。笑声，把亦恺也引出来。

“什么事那么好笑？中了奖券？”他说。

亦筑立刻止住笑声，她不愿未成熟的弟弟知道这些。

“我们不等你，妈预备给你煮粥消夜。”她说。

“我不饿，不必煮了，”亦恺摸摸短短的头，孩子气地说，“明天早晨煮给爸爸吃吧！”

淑宁看着这高大、纯朴、忠厚又孝顺的儿子，心中涌上一股不可言喻的感情，几乎使她要落泪。她急忙站起来，说：“那么我去睡了，你们姐弟俩也早点睡吧。”

亦筑等所有人都上了床，重新检点一遍门窗，熄了灯，才慢慢回到房里。

今夜她毫无睡意，心中总徘徊着一些异样的情绪，她叹一口气，成长中的女孩，总是有那么多烦恼的事。

很早，亦筑就到学校了。

昨夜心中的异样情绪已消散——那只不过是个偶起的涟漪。清晨，总带给人一些新的希望、一些朦胧的喜悦，尤其在广阔的 T 大校园里，人们往往能拾起一些令人振奋的骄傲感，因为，能挤进这最高学府的大门，毕竟是那么困难。

亦筑爱在傅园散散步，看看书，大清早，没人打扰的傅园里，美得像幅画，置身其中的人，也沾染上那一抹无法捉摸的灵秀气。

有薄薄的雾，模糊的景色有些凄迷，草地上有细细的水珠，亦筑怕弄湿鞋子，匆匆走出草地，在大理石的台阶上坐下，这的确是个安静、平和的园地，除了小鸟，你听不到任何声音。亦筑摊开一本书，若不利用清晨的好记忆力，是傻子。

她垂着头，专心看起书来。长密的睫毛遮盖住智慧的光辉，一个高大的男孩悄悄走近她，她一点也不曾发觉，男孩也不响，只静静地注视着她，脸上有一抹恶作剧的神情，他竟是雷文。

过了一阵，亦筑仍未抬头，雷文慢慢伸手，突然间抢去了亦筑的书，她吓得几乎跳了起来。

“你——你——”她一句话也说不出。

“别怕，是我，雷文！”雷文微笑着。

她定定神，视线却被他吸去，再也移不开，透过雾，他的笑容那么动人，他又黑又亮的眼中，似乎有一个梦，一个被雾包围着的梦。她的心又波动起来，怎样一个吸引人的男孩！

“盯着我做什么？真生气了？”他笑着说。

她一震，从那些乱七八糟的思绪中逃出来。

“谁生气了？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”她有些脸红。

“我并不知道你在这儿，”他坐在她旁边，“以前听说傅园很美，进来看看，一眼就看见你，很有缘分！”

“胡说什么！”她又下意识地脸红，“黎瑾昨天就说你有点油腔滑调。”

“谁是黎瑾？”他把书还给他。他修长的手指，有一种艺术家的味道。“她为什么这么说我？”

“黎瑾是系里有名的美人，她说了就说了，谁知道为什么？”她笑，“她说得对！”

“我刚来，你们就替我定了型，”他摇摇头，“油腔滑调未必，开玩笑倒是真的。”

“你倒挺老实嘛！”她站起来，拍拍裙子。

“没有说假话的必要，尤其对你，”他也站起来，“我们是一见如故。”

她摇摇头，这个男孩直爽得很，肚子里藏不住东西，和这种人交朋友，保证不会吃亏。

“昨天晚上我还想起你，我喜欢你走路的姿势，很飘逸，很洒脱，”他孩子气地，“告诉你，我以前可没注意过任何女孩子。”

亦筑沉默地往外走，心中却有丝说不出的甜意，她是那种最不容易动心的女孩子，但是，她已开始对雷文有好感了。

“你这么孩子气，我猜你是独子。”她说。视线有意无意向他看去，他正在望她，急忙收回视线，心跳不止。

“独子怎样？我并不孩子气，或者——只是你的感

觉，”他说，“我觉得你是比一般女孩早熟而含蓄。”

“别谈我，”她急忙阻止，“我最怕别人扯到我身上！”

“你真怪，”雷文摇摇头，他连摇头都那么洒脱，“怪得出乎我想像之外。”

亦筑抿着嘴笑。她并不很美，但有一种清逸、出尘的味道，眼睛圆圆的、黑黑的，睫毛又长又密，一举一动，一个微笑，一个手势，总有一股少女的纯真。她不是美丽的鲜花，而是疾风中的劲草。

走在教室的走廊上，远远有个瘦高的男孩紧紧注视着亦筑，亦筑没注意，雷文却发觉了，那男孩是谁？莫非是亦筑的男朋友？

“方亦筑，”那男孩叫，“我有几句话对你说。”

亦筑看见他，微笑着走到他面前，雷文犹豫一下，挥挥手说声先走，扔下亦筑匆匆走开了。

站在亦筑面前的是个十分冷漠的男孩。他瘦瘦的、高高的，衣着很讲究，脸上布满了傲气，给人一种无法亲近的感觉，但是无论如何，他是个十分漂亮的男孩，尤其是眼睛，又深又邃，像深潭，像大海。他很适合做那些艺术家、作家、诗人之类的，他有一种灵气，一种无法捉摸的神韵，他是黎群，数学系四年级的高材生，也是黎瑾惟一的哥哥。

“黎瑾今天不舒服，她要你替她请假。”黎群说。

“好，”亦筑简单地回答，“我替她去办。”

黎群犹豫了几秒钟，紧紧盯了亦筑一眼，不声不响地转身离开。

亦筑透了一口气，她说不出为什么，在黎群面前她